

高等教育國際化產業面臨危機

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教育組

大學世界新聞發表了多篇文章，討論重點在於近期地緣政治劇烈變化下，高等教育國際化及其對全球高等教育的影響。

漢斯·德·維特（Hans de Wit）在其近期文章「當我們使用『國際化』一詞時，究竟是指什麼？」分析指出大多數的討論忽略了一個重要議題，那就是國際化的商業視角。

正如 Altbach 和 De Wit 在 2023 年 4 月的《大學世界新聞》中寫道的「當高等教育國際化作為一個產業運作時」這種趨勢近年愈演愈烈，同時當前的地緣政治現實加上人工智能和相關技術的出現和日益複雜化，需要對高教國際化的發展和相關挑戰進一步分析。

國際化產業不僅規模龐大，而且種類繁多，在市場化和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需滿足高等教育領域廣泛的需求。它包括非營利和營利實體，服務於公共或私人利益。毫無疑問，國際化的各個面向如今已成為一個產業，但鑑於這些挑戰，它是否也正處於危機之中？

學生流動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行業最大的組成部分是學生流動—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23 年的數據，全球有近 700 萬名學生流動。但還有許多其他相關的面向。包括數量還在不斷增加的分校及其他形式的跨國教育（TNE）、特許經營、銜接課程、雙邊大學等等，這些形式都在為合作機構創造收入。

Stephen Wilkins 和 Jeroen Huisman 列舉了 11 種跨國教育形式。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國際合作研究企業。國際化產業規模之大無人知曉，但我們估計該產業全球每年的產值超過 1.5 兆美元。

光是學生流動一項，每年就為美國經濟創造超過 400 億美元的收入，為英國創造 370 億英鎊（500 億美元）的收入，為澳洲創造 510 億澳元（或 330 億美元，學生流動是澳洲第二大出口產業），這就是最大的收入來源。

各國也為國際化投入了大量資源。例如，法國校園、（Campus

France)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荷蘭的NUFFIC、美國教育協會(EducationUSA)和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me)等政府資助機構，都致力於提升國際學生和教職員工流動的「軟實力」以實現政治和經濟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移民政策的變化、財政挑戰和民粹主義的影響，NUFFIC、英國文化協會，尤其是傅爾布萊特計畫，目前正面臨預算大幅削減。

一個幾乎隱形的行業

要全面描述和分析這個新興產業並非易事。它不僅多元化且遍布全球，而且高度不透明，許多參與者不願公開其活動。該行業正在經歷重大變革，尤其是面臨快速變化的地緣政治現實和人工智慧(AI)日益增長。

過去十年，眾多創投公司紛紛投資該產業，充分證明了其在財務上的重要性和潛力。例如，泰晤士高等教育除了出版和排名之外，如今已成為一家數據分析公司，利用其排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同時還為其母公司為 Inflexion Pvt Equity Partners LLP 擔任會議諮詢和贊助商。

該行業的範圍和作用廣泛而多樣，包括協助大學開展國際計畫的各種諮詢公司、為國際學生建造宿舍的公司、與銀行合作為出國學生提供學費貸款的公司、提供付費諮詢服務以幫助政府和機構提升排名的排名公司，以及為院校招生並收取費用的中介機構。

以 Studyportals 為例，這家總部位於荷蘭的公司向潛在學生提供全球學術機構和課程的資訊。該公司也直接與付費的學術機構合作。該行業的另一個例子是招生代理。全球有數千家招生代理機構，其中大部分為中國和印度等主要留學輸出國。

美國國際招生委員會(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Council)是一個代表招生代理群體的會員組織，在全球擁有 400 家機構會員，並聲稱其提供的服務符合職業道德的標準。招生代理行業因缺乏透明度、道德缺失以及偽造招生材料而備受批評。但毫無疑問，它是學生流動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

產業將走向何方？

對國際化產業而言，這是一個變革時期，也極有可能引發危機。反移民和反智主義情緒的抬頭引發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上許多主要接收國（尤其是英語國家）的國際學生住宿問題（數量不足及高價格），這些因素可能會重塑學生流動模式，並可能導致國際學生總數減少。

跨國教育（TNE）業務可能會成為學生流動的主流替代方案，這需要大量的投資和風險評估。這包括在全球北半球地區設立大學分校、聯合學位課程、特許經營安排以及其他可維持收入和服務學生等措施，以防全球北半球地區國際學生數量減少的措施。

南南合作和人才流動可能會增強，中國和印度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計畫。這些變化成為諮詢公司和安排學生進入特定專案的公司創造了機會。

人工智慧作為選擇留學院校的工具以及大學與海外潛在學生溝通的手段，其發展尚處於初期階段，可能會重塑甚至顛覆招生行業。新的合作模式可能會出現，取代學生流動，填補高收入國家技術工人的空缺，例如為中低收入國家量身定制的教育計畫，包含為未來畢業生出國就業做好準備，就像菲律賓、突尼斯和阿爾巴尼亞等國的護理領域已經展現了。

國際化產業面臨嚴峻的危機，只要全球存在學生流動和國際合作，只要富裕國家仍然需要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勞動力，它無疑就能繼續生存下去，但它必須適應新的現實以及品質和道德方面的擔憂。

Philip G Altbach (e-mail: altbach@bc.edu) and Hans de Wit (e-mail: dewitj@bc.edu) are both professor emeritus and distinguished fellow,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IHE), USA.

This article is a commentary. Commentary articles are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University World News.

撰稿人/譯稿人：李彥儀

資料來源：2025年7月7日，University World News，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50707093321571>